

我的文艺爱好依旧。2008年11月，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成立，我也参与了筹建，并“滥竽充数”到合唱队里。我们每年在上海校庆会上演出，去年7月还和母校学生艺术团一起在世博园大舞台上成功表演

了一台节目。

人生好似舞台。与退休前比，忙碌的内容变了，生活依然充实。头上银发多了，心态还不觉老。

2011年1月22日

感念清华的老师 and 同学

○托列吾汗（1966土建）

我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一个贫苦牧民的女儿。幸运的是当我刚到上学年龄，新中国成立了。我在家乡上了小学、中学。高中毕业以后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，部分学习优良的少数民族学生被安排到祖国的首都上大学，我则有幸来到美丽的清华园。

1960年我到清华大学土建系房六班学习。开始因为语言不通，学习非常困难。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刻，尊敬的清华老师和亲爱的房六班同学，向我伸出了援手。他们不分白天黑夜、不分节假日，手把手地辅导和帮我补习各门功课。尊敬的

罗福午老师还多次叫我和阿不力克到他家，专门为我们开小灶补课。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：“饥饿时候食口饭，甘甜永远记心田。”

现在，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但当年那些可敬可亲的面孔还时时浮现在我眼前，难以忘怀。清华园里那种团结、友爱的精神永远鼓励着我，温暖着我，让我铭记终生。在清华生活的几年，我深深体会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，民族团结的温暖。我与房六班同学们之间的关系，就像亲生姐妹一样，是真诚的、是永恒的。



校庆返校时，托列吾汗（右2）与同学在一起。

毕业以后回新疆几十年，虽然远隔万水千山，同学们还经常给我打电话、寄贺年卡。每次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上，大家都热情地欢迎我，友情仍然是那么浓烈。远在福建的庄传泰和杨玉明夫妇专门请我到他们家玩了一个星期；地处南方的遇平静同学还请我到深圳她的家，在世界公园的每个景点都照了相，放大后给我寄来……我很难用语言表达他们对

“六五一” 记事 ——毕业设计的回忆

○马文俊（1966土建）

1965年过完暑假，我便得到通知去西安报到集合，因为学校决定房六班28人到“651工程”做毕业设计。“651”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去干什么工作？一切都是未知数。那些年，早我们毕业的一些学长，分到“保密单位”后就悄然“失踪”了，这更增加了我们的神秘感。班上“周鬼”（周学勤的绰号）还煞有介事地想象了一番：“到了集合的地方，用黑布蒙上大家的眼睛，都装进吉普车里，转来转去。然后说：到了，下车吧……”果真会这样吗？

火车从西安出发，过宝鸡以后沿古蜀道入川，山路崎岖，需要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才能缓慢地行进。翻越秦岭后沿嘉陵江南下，沿途有数不清的山洞。一路上

大家还轮流数着穿过的山洞，到后来都记不清了。第一站是成都，住进四川大学。哇！像贵宾一样，我们受到了夹道欢迎。晚上还开联欢会表演节目，简直让我们受宠若惊。第二天游览了邻近川大的望江公园，印象最深的是那上百品种的竹园、纪念唐代才女薛涛的古井和望江楼。

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距成都200公里的绵阳东北郊青义镇，任务是在那里筹建清华大学分校。所谓的“651”就是根据备战需要，将清华一些与国防科技有关的保密学系和研究所迁到那里，这是庞大三线建设的组成部分。先期到达的高班学长已经做了初步工作，但面临毕业。我们房6、建6同学将接替他们，用一年时间基本完成“651工程”的基建任务。

我无微不至的关心，以及我对他们的感激、怀念之情。

在校学习时，方惠坚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对我说：“要让你受到全面的锻炼，回去以后承担重任，独当一面地工作。”在组织的安排下，清华期间我参加班上的支部工作，学校的学生会工作，从中得到了锻炼，为我以后担任领导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毕业后我回到新疆，到基层劳动了三年。后来担任县妇联主任、副县长、地委副书记、州党工委书记、自治区检察院副检

察长（正厅级）等职务，这些都是党组织培养我们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结果。我从心底里感谢各级党组织、各级政府和前辈们对我的培养和教育。

我在清华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教育，懂得了做人的道理。我立誓奋斗一生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永远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。我非常怀念在清华园的那段经历，非常想念清华的老师和房六班的同学。我真诚地感谢清华的老师和同学。无论在工作岗位还是退休以后，我都要无愧于受过清华教育的名符其实的清华人。